







缺P1-P3上半页



王所追逐，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上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趨避，遂困土，妃投入井中，隋兵撥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弑父殺兄，姦妹，無所不至，寵

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卽，走天下，萬民夫開一千單，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尸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岍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民遍野，盜賊蠡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去不迴

其時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  
建都於長安以致太平，後來爲唐明王與孩兒壽王  
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王一見玉環生  
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冠道士，  
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

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  
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  
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  
祿山，行至馬嵬驛，大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  
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  
蜀，後來明皇虧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  
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

小南渡之禍  
于奸佞用  
盤樂怠教  
說家歷引  
不色荒亡  
以爲李師  
夫然非



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而去，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底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

唯憑仁義定中原

王師問罪宜無敵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

二君屈辱落陳編

公間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邵康節先生所作，名爲左任吟。豫先說着箇宣和靖康年間識語麼？當初只爲三代時分，天下荒

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蚤生聖人，撫安黎庶。因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僊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蕭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

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



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銷鎔軍器爲農器，毀拆征旂作酒旂。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特精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曉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宜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

國運雖有定  
孰而延促亦  
口人爲不然  
卜何以過  
世而三闖四  
何都之可

太宗問朕自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本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



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  
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  
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  
春秋有云六鷁退飛鸚鵡來巢皆氣之使然也英宗  
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  
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  
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  
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着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是  
箇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更擾天下那時有呂誨  
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畧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皇帝陛下  
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竊謂安石每  
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  
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  
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  
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  
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  
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



什一山息可謂輕矣願者

與之不願者不强儘可以惠窮民病全在俵散兩字且計戶之貧富為多寡徒變富而不濟何制乎

對強辯、陵轍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衷、竊以為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為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引用姦佞、疎斥忠直、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為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為、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歛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踞之法也、臣以為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



天意曉然

民間有司督責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奈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

佞人謂李定  
呂惠卿輩

公道

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忽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反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為私險

却告金僊洗惡名

你始禍真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此言○馬公孫石相最可恨者受引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簾

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有聖子太平景象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

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何所相宗朝之多如是焉知非君失德更不依

的氣象又變做亂世哲宗崩徽宗即位說這箇官家

才俊過人口賡詩韻日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為君者用不著

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

閣孟蜀王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

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召高俅楊戩向九里十

三步皇城無日不歡歌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

嶽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

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已上之句非君上臨民之道若民傷財莫以為甚天下不得以此輩各處之君

相舍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

白金數錢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烹○相枕而亡加以年歲荒荒未若此等可恨宋君則仇也到此地位不思看

宋江三十六人閩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

段是總括  
部



人天子全無憂慮與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  
梁師成李彥等追歡取樂不理朝綱即位了二十六  
年改了六番年號那六番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

重和宣和

却說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

京為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

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

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

而不言臣為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

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為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

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

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

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

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

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

罕

○施用奸相多朝○

○惜乎朝內



古母后臨朝，那會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夫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

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覆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



對貨

曰古人君如  
示紂者原少  
誰非足用爲  
善者可恨小  
人逢惡誤國  
耳

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盞，玉卮將示輔臣，道是器，朕寶之已久，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正是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開邊時，共借錢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徽宗感額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耶？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故弊的貨物，及麤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付客試賣。客果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

賦智偏

多



却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寧**二年，除蔡京為左丞相，脩大內，復脩創景靈宮。

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

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秋九

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并其客強俊明葉夢得將**元符**

末忠孝的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等，奸邪的人，分邪

上邪中邪下三等，共是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

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

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軾蘇轍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

一十九人，籍做好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詔封王

安石做荆國公，後又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

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

臣籍做好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

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

但聽得司馬溫公天下皆稱其正直忠賢，今却把做

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

小匠刻則刻了，官司嚴切，不敢推辭，但告休鑄安民

字於石上，恐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無不暗暗慚

荆舒夷號周公所膺當時議爵者蓋陰刺之而不敢以言耳

滿朝衣冠都不及一石匠公道政安得不亂國安得不亡



○蔡京又更茶法，教天下立茶場，拘權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竝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遍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因此富商大賈，消折本錢，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

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繹官，貶做庶民，一日蔡京欲媚悅徽宗，遇着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竝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畱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



內惕公論而  
外畏蔡京故  
不明毀而夜  
毀

既如此何為  
復相蔡京

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竝行寬放以禳天變  
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  
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微  
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  
科歛及罷鑄當十六錢并新立衝要市  
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嶺外瘴氣多不  
更無人敢扶公議  
早日大程知反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又來了

生幾點殘  
程顥小  
天心何  
蔡京罷相  
相蔡京  
畜在氣中  
天師張繼先治之不  
繼先入見帝

天師張繼先治之不  
繼先入見帝



內惕公論而  
外畏蔡京故  
不明毀而夜  
毀

既如此何為  
復相蔡京

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竝行寬放以禳天變  
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  
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遵之言  
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  
科歛及罷鑄當十六錢并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  
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嶺外瘴魂多不返  
塚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為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反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又來了

生幾點殘  
程顥小  
天心中  
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  
罷趙  
復相蔡京  
州有蛟  
畜在氣中者輒有嚼嚼傷人甚身詔命嗣  
天師張繼先治之不  
繼先入見帝



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頽敝，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麻，繼先曰：神卽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清中，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金甲者曰：此卽禹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帝詎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封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休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是年廬州雨豈。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進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因拜表稱賀。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簡較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



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身何妖魅、繼先答曰、昔  
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頽  
敗、故變為妖、是境、然亦非經典所載、即  
滅帝、何神、願  
當起、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  
美鬚髯、一神乃  
之士、繼先指金  
也、又  
此乃信  
封贈、仍賜張繼生  
靖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休百五十年、三有河  
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上天眷  
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為清州、是年廬州雨豈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祭京  
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因拜表稱賀、祭京進  
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  
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簡較司空、仍宣撫貫、由此  
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顯  
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



宗  
之不肯恢復  
中原蓋樂錢  
始之故物也

宗御衣云、我好意來朝你家、便畱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都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勅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

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乙宮立壇祈雨、翌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遍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觀妙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尚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關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



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尚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太乙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

禍本

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萬貫，挖巖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瀾，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卽所居創一圃，林泉之勝，二浙無



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於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正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夏四月、

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畧曰、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

既知公議不  
容又復官賜  
第何也小人  
之難退易進  
如此

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名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京亦上記、其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罍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峰、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此有御札靜宇、榜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休、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奇花異木



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峰、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聲、欵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捧中劍、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

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問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瑟琶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羣臣終宴盡醉、○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又封其子  
王雱為臨川伯配饗文宣王廟○夏四月玉清和陽  
宮成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  
上詣宮行禮後復為玉清神霄宮道教之行莫盛於  
斯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  
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  
葆真觀玄妙冲和先生後竝贈大中大夫○九月丙  
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綵  
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

木穉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  
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聯綿若起若伏支流  
派別縈紆清泚有瀛洲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  
懷適情遊心玩思○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  
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為執綬官玉輅  
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  
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  
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  
卿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

君臣鬼話相  
欺由真宗天  
書之妄貽謀  
不善也



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士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廸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侍制、檢籍同修撰、較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五月丙戌

太史之奏蔡京使之

黑氣何祥欺甚矣

祭地、奉太祖皇帝配饗、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曜、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伍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百餘隻、盤旋雲霄之間、竝許稱賀。○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宴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嬾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諷以



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全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巖壑幽勝，宛若生成。

政和五年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爲保和殿學士。○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至是畢工，賜名頌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千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

天厭之矣

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閏正月，置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幘就試，後罷道學。○二月，上清寶籙宮成，浚濠深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



自東華以北，竝不禁夜。從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後人吟詩一首云

萬炬銀花錦繡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會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

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的方士來，正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

蝶化莊周末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僊童來召徽宗遊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間，詩曰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許羣臣親受籙

步虛聲裏認龍顏

此夢卽林靈素所嫁也



知常一見壁上詩，亟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僊術，靈醮回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僊伯，賞罰僊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僊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醮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僊鄭化基，地下神僊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集中，化基其師也。遽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旣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宗之夢傳說者異。



矣

興妖止妖皆  
靈素自爲耳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闈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着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玉清神霄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盛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女真陷遼渤海軍。

政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篇，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



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僊。御筆賜靈素爲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葉靜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卽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忽也。十二月，有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粧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後人有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納土讖言無用禁。

雅意求僊慕武皇，  
縱無佳讖國終亡。

徽宗卽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廣嗣之慶。詔增數仞崗阜，自後后妃果然誕育皇子幾位，爲此愈加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



董工增築崗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  
花石粧砌後因神降有良嶽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  
做良嶽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佞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屢產金芝金  
冠入城之兆  
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芝產於萬歲  
峰改名壽嶽其門號爲陽華門兩傍有丹荔八十株  
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傍有兩檜一天矯者名  
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

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卿雲  
萬態奇峰又有絳綃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  
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  
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  
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  
表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卽命知常拜章奏聞  
上帝顯侯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側至翌日方  
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  
答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



末章何以空  
紙未見疏明  
異哉

民祈求豐稔，上帝覽奏，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  
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  
空紙一副，上帝覽奏，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  
慢上之罪，全家徙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  
疑之，默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  
術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  
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  
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  
甚盛。帝欲見之，卽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

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  
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  
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盃，便可遊玩月  
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黏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  
圓圈，把水一嚥，卽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羣囚  
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  
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人上好神仙  
亦必有奇術  
之士應之但  
無益于事耳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  
寇邊，將官張廸入陣戰死。又遣使女真，約發兵夾攻



遼○三月以蔡京子蔡儼爲宣和殿待制選尚康福  
帝姬卽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儼始○八月  
童貫進太保○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延燒五  
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  
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  
是夜私行宿於外○上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  
會者八百人凡天人降臨事蓋發端於黃老志而極  
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  
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  
上設座其側靈素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  
言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爲大閔笑莫有君臣之禮齋  
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僊降耶靈素曰陛下  
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僊度世言  
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衆欲責之隨  
騰空而去帝曰此非神僊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  
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捻土爲香事有因  
洞賓識得林靈素

世間宜假不宜真  
靈素如何識洞賓



國家安得不  
貧遼庭安得  
不解體乎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  
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  
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每一會  
費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  
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是歲女  
真阿骨打稱帝那阿骨打本姓王名旻新羅人號完  
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  
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祕  
錄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李文靖每歲  
奏災異正爲  
此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中見聖祖神像有  
淚守廟官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  
便殿有磚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  
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  
行愈肆矣

海慢聖賢至  
此五國城之  
禍宜其及也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僊餘爲僊人大  
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  
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  
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制○金

威神



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  
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  
齋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  
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  
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於開  
封府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見有物若大  
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喫驚，倒臥在地。茶  
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  
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  
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黑白二氣，及時有  
震動如雷，未幾，霖雨大作。

汴堤諸內侍役

部侍郎唐恪

以導之

平恪

因







雅意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卽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遂成詩云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意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旣而但掛畫像西垣，京卽以詩奏曰

玉真軒檻煖如春

卽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京曰：忝在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京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遣女使羯鼓作樂，用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臣甚惶恐不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人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讖，非偶然也。



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空嗟覆鼎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臺王傅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傅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冬十月道德院奏金芝生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由龍德江泛舟至蔡京第於鳴鑿堂置酒党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鑿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鑿記以進

按葉坦齋筆衡云徽宗置酒鳴鑿堂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典萬邦從化本

金帝二字亦是識語

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陷中原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十一月二十日城陷時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益於事

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儻尚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



都市。○上方爲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按瞿存齋詩話云：徽宗於禁苑植荔枝，結實以賜燕帥王安中。御製詩曰：葆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蓋用杜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句。後北狩，竟成詩讖。

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謔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詼諧，以爲笑樂。又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絹畫成就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喻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中宮乃



歎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靈臺靈囿庶民攻、樂意充周百姓同

但願君王安百姓、團中何日不春風

徽宗但稚子氣耳非桀紂無道之比而舉朝柔奸乃甚于昆吾惡來其有多乎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生以詩文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是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

林趨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為兄弟之國、又遣使假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歲帝如故得  
一遠而失一  
遠何取焉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冬十月，日食。○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為太宰。○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為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為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

鐵石好漢

賊亦有良心  
作走者聞警  
章皇只為心  
不豫故

應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為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翹嗣復，賊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平，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禦



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震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處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為賊所執，脅良臣降，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且暮官軍至，爾肉餒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啖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鞏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事聞，朝廷誅之。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無功，復

御筆可代幾  
何不帝制自  
為

命童貫討之，上私行出郊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先時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欲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鈺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迴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



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  
騎兵從間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衆腹背抗  
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  
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  
中并其妻孥兄弟僞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  
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  
百餘萬朝廷出師討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  
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  
爲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申前議○六月黃河

決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  
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  
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使官官握兵  
有功則不得  
不封是基禍  
也且同時將  
帥寧不愧死  
乎  
內相之稱蓋  
始諸此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爲  
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爲  
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  
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童  
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却換易窄衫與羣  
闈爲伍出則爲大臣當禮貌之體入則爲近侍執使



會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正是

亂飄僧舍茶煙溼

密灑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日用、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没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箇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箇交口厮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割出身、盡行燒燬、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覷，却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故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峴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雷

一藩守相書  
賄至十萬百  
姓安得不窮

水滸傳粧點  
如畫此記未  
免破綻

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足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脩林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着有八箇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饑渴，疲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箇。未喫酒時，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



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足段等物，盡被那八箇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擔仗，只見那酒桶撇在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此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鼉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鼉蓋，幾箇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



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鼉蓋一行人麼，真箇是人麼，真箇是人麼。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穿纜張虎已藏

那鼉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鼉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鼉蓋的父親鼉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箇大漢，身材很惡，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風鎖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鼉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且說那鼉蓋八箇，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

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灤去落草爲寇。一日，念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患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岑兩箇，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鼉蓋，不獲，受了幾頓粗棍，狠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



兼殺吳偉比  
水滸傳較快  
然

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送這四人去梁山，灤尋着鼉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叅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煖，更不保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箇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箇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灤上尋

是日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家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箇天書，又寫着三十六箇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攻

一朝統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的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鵬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欄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與水滸傳名  
異者六綽號  
異者七

關必勝按前  
無必字



鐵鞭 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峯

摸着雲杜千

鐵天王鼉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灤上見有二十四人，和

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為此，只得帶領得朱仝、雷橫、

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灤上，尋那哥哥鼉

蓋，及到梁山灤上時，分鼉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

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

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

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

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鼉蓋一箇，只有

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

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

向宋江道：是哥哥鼉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政和

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

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

九人止載五人姓名據前

開三十六將尚有史進公

孫勝張順武松石秀未知

四人孰是而後三人內又

多一文青李橫前後必有

一誤姑識以俟善本



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李橫

鐵鞭呼延綽

不見得助行  
仁義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掠州劫縣放火殺人  
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  
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領投降  
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  
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  
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  
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  
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竝已登數你要忘了東嶽  
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箇擇日起行宋  
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  
若還少一箇

去後十八雙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  
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  
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



人歸順朝廷，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着金塔，口傳聖勅，道有事但奏，無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口稱萬歲萬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說得流龍體，半晌如呆，覷着蔡京道：「卿這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漫金碧

一旦青青荆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太監張夢熊上表奏着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懼，表云：

臣張夢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聖鑑。臣夢熊奏。



宣和遺事 卷上  
天子看罷大驚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奈何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爲掃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剪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俄有一大臣出班奏帝說謊的羣臣失色

啓開立國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淫失政數諫於君天子信讒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憂色遂俯伏在地口稱萬歲萬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表云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皇帝陛下臣竊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示變乃天心仁愛之機陛下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爲福特反掌耳



竊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  
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將欲傳之萬世、垂之無窮、  
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欲、起萬歲之山、運  
太湖之石、建寶籙之宮、脩同樂之園、役天下農工、  
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日  
月薄蝕、妖星示變、風雨不調、不能寅恭嚴畏、以謹  
天戒、方且與羣臣溺意遊畋、留情聲色、忘祖宗創  
造基業之艱、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  
臣忠愛之意、減膳撤樂、損已益民、罷脩寶籙之宮、  
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姦邪、登崇賢輔、開衆正之路、  
杜羣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以賑乏、力行  
好事、以答天變、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靈之幸、  
宗社之福也、臣冒昧萬死、伏候聖旨、

徽宗看表罷、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  
忠嘉、今宋江叛於山東、河北、方臘反於荆楚、湖南、妖  
星現於燕北、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  
以輔朕不逮、挽回天變者、畢言無隱、朕嘉納焉、道罷、  
羣臣皆退、徽宗入內、聽得張夢熊、張商英二臣的奏、



章常有憂色，因坐於千秋亭上，時有平章高俅、御史  
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適  
間聽諫議所上章表，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  
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  
商英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天能發生萬物，亦可肅  
殺萬物，商英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  
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  
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堦三尺，茅茨不翦，夏禹躬耕  
稼穡，周公吐哺待賢，而今安在？且如幽王寵褒姒之

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王眷幸楊妃，漢帝嬖寵飛燕，  
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為錦纜長江之遊，朝  
朝歌舞，日日管絃，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  
古人有言道是

人、生、如、過、隙、  
百、年、彈、指、過、

日、月、似、飛、梭、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  
輩曾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倘有  
憂危，誓肝膽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

且說如何樣  
報可笑可笑



宣和遺事 卷上  
中官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箇方暢飲  
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嘹亮徽宗微笑曰朕  
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  
景致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云陛下若要遊玩市廛  
此事甚易正是

不因那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箇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  
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  
莫若易服粧扮做箇秀才儒生臣等粧爲僕從由後

宰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  
卽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一領阜背穿着上面  
着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條頭戴唐巾脚下  
穿一雙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宰門畱勘  
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汴京城裏穿長街驀短巷  
祇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抵暮  
至一坊名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前栽弱柳  
戶內列名花簾兒下笑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  
箇粉頸酥胸一箇桃腮杏臉天子觀之私喜又前行



五七步見一座宅子粉牆鴛瓦朱戶獸環飛簷映綠  
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兒瘦竹徽宗問楊戩高  
俵曰這座宅子是甚人的直這般蓋造得十分清楚  
天子觀看歎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重瞳子

覷着千金買笑人

天子覷時九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  
髮髻烏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  
腰如弱柳體若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搦襯金蓮  
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泡着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

不擎着白鸚鵡悄似嫦娥離月殿恍如洛女下瑤堦

真箇是

顰肩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剪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爲臉玉爲腮

費却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風月頭京師上亭行  
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喜迷人弄鬼兩隻手偏  
會握雨拿雲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



着村沙子弟也壞得拚生就死就是俊俏才人也教他沿門叫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爲兩潘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上界金僊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爲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猶豫間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伯長錢撒在那棹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巡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佳人說着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教周秀傳示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盃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微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雙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雙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禮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



寫得富貴

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那  
佳人讓客先行，轉過曲曲迴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  
於屋側青衣演舞於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  
一廳，鋪陳甚雅，象牀設花，裊繡褥，四壁掛山水翎毛，  
打起綠油吊牕，看脩竹湖山之景，卽令侍妾添茶，再  
去安排酒菓，不多時，李師師執盞先敬天子，次敬高  
俵楊戩，於是四人共飲。師師道：殿試先輩不審何郡，  
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  
說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

有他誇口如  
何五國城中  
說不出一句

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  
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後宰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  
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師聽說，說得魂  
不着體，急離坐位，說與他娘道：咱家裏有誑語訛言  
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李  
媽媽聽得這話，慌忙走去告報與左右二廂捉殺使  
孫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  
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箇箇威風，腿繫着粗布  
行纏，身穿着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持着悶棍腰胯



着銀刀急奔師師宅，卽時把師師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鬪爭場

看這箇官家，怎生結束，只見徽宗聞宅外叫鬧，覷高  
休、高俅會意，急出門來，見孫榮、竇監、高俅，喝道：「匹夫  
怎敢驚御？」二人覷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  
上，說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擔擎，不干  
小人每事，乃是師師之母告報小人來道，他家中  
有訛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  
喝退二人，既然說明，免你的罪，須要暗暗地提兵巡

練防護着聖駕，却說子母知是官家，跪在地上，說的  
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慕  
師師之色，遂言曰：「恕卿無罪，師師纔得安心，遂重添  
美醞，再整嘉猷，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師進酒，別唱  
新詞，天子暢飲，喜氣滿懷，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  
泣，羅幃繡幕擊香風，吹龍笛，撞鼉鼓，皓齒歌，細腰  
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  
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飲酒多時，天子帶酒觀師師之貌，越越地風韻，俄不覺的天色漸晚，則見

牕外日光彈指過

席席間花影座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堦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兔東生，江上漁翁罷釣，佳人秉燭

歸房，酒闌宴罷，天子共師師就寢，高俅楊戩宿於小

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

催漏盡，畫角報更殘，驚覺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

衣袂，走至師師臥房前，綠紗牕下，高俅低低地奏曰：

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不好看

相。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服，師師亦起，繫了裙襖，天

子盥嗽了，喫了些湯藥，辭師師欲去，師師緊留，天子

見師師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

你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

龍鳳鮫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爲勅，豈有浪舌

天子脫空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



出的師師門、兩下相別、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師道、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却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裏來、師師不趨、那漢舒猿臂、用手揪住那師師之衣、問道、恰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慌、不忙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婿也、姓賈名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爲捉獲襄甲縣畢地龍劉千、投得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箇七月七節日、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箇、把箇門兒關閉得風也不透、便似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悄無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恰來去者、那人、敢是箇近上的官員、師師道、你今番早猜不着了、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你休要煩惱。

師師說出真情話

賈奕心如萬刃鑽

師師道、恰纔去的那箇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聲勢好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師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難道



是當朝帝主不成，師師道說來怕你不信，賈奕道：「若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爲子，與百姓爲王，行止處龍鳳出語後成勅，他有三千粉黛，八百嬌娥，肯慕媚女，我不信。」師師道：「我教你信，不多時取過那鮫綃直繫來，教賈奕看。」賈奕看了，認得是天子的，一聲長歎，忽然倒地，不知賈奕性命如何。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這賈奕爲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動，我怎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

不是斧鉞臨身，我與師師兩箇膠漆之情，正美，便似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散。李師師見賈奕氣倒，只得向前急救，須臾甦醒，便跳起來，向着師師面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道：「說那里話來，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閒遊玩耍，有多少天仙玉女，傾國佳人，况鳳燭龍燈之下，嚴妝整扮，各排綺宴，笙



簫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受用，那肯顧我來，不過是  
暫時間厭皇宮拘倦，誤至於此，一歡去後，豈肯長來  
寵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將出幾盞兒淡酒  
來，與你解悶。那賈奕那里喫得下待喫下時，又長吁  
短歎，見有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便寫  
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閒步小樓前，見箇佳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  
追歡，執手蘭房，恣意眠。○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  
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鸞，畱下，鮫綃當宿錢。

師師讀了一遍，微微而笑，順手將這曲兒收放粧盒  
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咱兩箇  
瓶墜簪折，恩斷義絕。日色漸晡，女奴來報兀的夜來  
那高平章到來也。師師聞之，着了忙，催賈奕快去不  
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趨。高俅一見大  
怒，遂令左右將賈奕拿了，送大理寺獄中去。這賈奕  
正是

纔離陰府，恓惶難

又值天羅地網災

看賈奕怎生結束，却有李媽媽、媽媽急忙前來，上告平章。



這人是師師的一箇哥哥，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曾爲洗塵。今日辦了幾杯淡酒，與洗泥則箇，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接別人。教人道甚來。高俅見婆子苦苦告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放開雙腳，便跑去了，頭也不敢回一回。須臾，天子到來，師師接着，問陛下緣何來晚。徽宗道：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置酒開筵，且說二人歸房。師師先寢，天子倚着懶架兒暫歇，坐間忽見粧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却是小詞一首。

末後一句，留下鮫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諷，敢破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覺微哂。師師佯做睡着，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師惟記于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朝去暮來，相近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師歡樂，却說賈奕這癡呆漢，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師，近兩箇月不曾相見。這賈奕晝忘餐，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遂歌曰：



愁愁復愁愁，意氣難留，情脉脉，思悠悠，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撮在我心頭。

正煩惱間，左右報道，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都巡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廳，分尊卑坐。須臾茶罷，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直恁消瘦如此？爲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爲今上官家占了李師師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

說得透骨

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知，你是箇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功名富貴廢了，何癡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尚戀師師之色，况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不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時教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教諫，議諫了官裏，不戀師師，深謝哥哥。通判道：弟兄間何必如此言罷，二人各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徽宗夜夜宿平康。



匪效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但見

鴨鳩催明不讓雞

上陽初覺曉光輝

麾幢雉扇祥煙裏

帝座龍牀秉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  
急離班部前進金階紫袍歛地象簡當胸却是諫官  
曹輔進表諫箇甚事

只因幾句閒言語

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宿倡之事自思身爲正言  
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  
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爲盡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  
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乃進表文  
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  
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  
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  
以彰肅殺之義君以玄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  
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德刑罰所以示



懲創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襲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鬪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傅、臣京有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京爲不薄矣、然而陛下萬乘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愛乎、近聞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乃市井無籍小人、一旦遭遇聖

恩、巧進佞諛、簧蠱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人蹕、聽信匹夫之讒邪、寵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



楊之外、豈容他人鼯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  
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  
願陛下赫然睿斷、將賊臣高俅、楊戩、竄逐于外、親  
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  
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  
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天威、  
自身身膏斧鉞、但使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  
死猶生也、伏取進止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

自覺慚愧、特降勅、將曹輔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  
道、你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  
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  
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  
王黼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  
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外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  
覺續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  
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微遊妓館、則  
忠言結舌、不聞于上、萬一有奸邪叵測之情、陛下悔



之晚矣。徽宗與張天覺道：賴卿忠嘉，得聞讜論，吾知過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顧陛下念與不念如何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過得數日，又復思慕李師師之情，不能棄捨。宣楊戩入內道：你可傳將寡人聖旨，說與李師師，朕爲曹輔張天覺等直諫，不容出宮，是悞了夫人期約。休怪。楊戩領了聖旨，騎

長直諫不出  
官猶足兩爲  
善

在天子面上  
潑嬌甚矣女  
子之難近也

一匹高頭駿馬，直奔入金線巷李師師家裏來，只見師師接見楊戩，佯羞詐醉。楊戩傳了聖旨，師師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貴妃，追歡取樂，賤妾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踏去處。道罷，醉倒床席之間，四體不收。楊戩再三撫諭，師師道：夫人休怪，歇幾日了，天子須來也。擡頭一覷，見師師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看時，却是賈奕底簡。那簡中說：箇甚底，分明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  
恰似樓前墜綠珠

楊戩展那簡兒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奕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俟好音。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可意人李師師簾下

楊戩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却又密地與賈奕打煖，却不是李媽媽兄弟了也。道罷，遂持小簡入內，呈與天子。師師子母諛得魂不着體。楊戩入內，徽宗問師師道：箇甚底？楊戩將賈奕手

簡呈上。天子覽畢，教中使去拿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拿得賈奕到于金階之下，喝道：匹夫爾爲朕一職之役，不以巡警爲意，却入娼家造詞謗朕，爾得何罪？賈奕諛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稱臣死罪。微臣怎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且說這留下鮫綃當宿錢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道：賈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餘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正是

昨日風流遊妓館

今朝苦楚入泉鄉



徽宗勅下，差甄守中做監殺官，是靠那午牌時分，押往市曹，却遇着諫官張天覺，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爲私行李師師家，與賈奕共爭，潑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曹。」天覺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朝，來見天子。天子問天覺：「卿不宜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蹈了，當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一海承祖宗萬世之不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與一一笑，嘖，皆不可輕也。奈何聽信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脩，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蠡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鑑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孔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敢

不可輕也。奈何聽信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脩，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蠡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鑑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孔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敢



妄肆詆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喻天覺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為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著、仍賜繡墩、命坐于御座之側、宜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

禮法為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尚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天覺即便辭朝、乃作詞一首、調寄南鄉子

何等胸次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楊柳堤邊青草岫、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酒飲盞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閒、用則出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臥地、天覺長吁一聲



依前南鄉子詞，又作一首。

瓦鉢與磁甌，閒伴白雲醉便休。得失事常貧也樂，無憂運去，英雄不自由。彭越與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利名有餌魚吞釣，綸收得脫，那能再上鈎。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罷，心知天覺爲異人，悔之無及。後天覺入終南山，參師訪道，遇着范蠡、張良二人，點化僊去。自天覺去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徒，縱恣于上。高俅、楊戩、朱勔之黨，朋邪于下。徽宗悉由諸奸簸弄，冊李師師做李明妃。

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賣茶周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使來，趙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國阿骨打道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了。也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國謀主，獻一詩云。

併力攻遼盟可尋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涿州、易州、順州、景州、檀州。



薊州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懽呼迎謁南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雨纔王師撫定雨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于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國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月遼將夔離不犯燕山我師伐之後人有詩云

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只恨宣和誤伐燕

前說宣和五年五月金國之趙良嗣報使此又說五年五月想追記前事耳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毅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密地教練兵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叅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毅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趣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毅諭以金國招徠之意毅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歹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厚賂康公弼公弼以其語告粘罕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命張毅同平章事及是年吳乞買新立遂



此亦良策恨  
南朝無人且  
張毅非才耳

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于張毅曰企弓  
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  
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  
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  
朝之援又何懼乎毅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爲  
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  
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木  
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  
闕詣王黼白事朝廷從其請張毅以平州來降附金

人聽得張毅叛歸我朝遣闍母國王部領馬軍二千  
人攻之張毅統所部兵拒戰闍母國王自知兵少更  
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  
毅虛自張大以捷聞于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  
張毅爲南朝失信之罪也○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  
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懽作樂遂  
于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宮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  
行經紀買賣皆全有時上皇粧乞化貧子行乞于中  
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脩

何樂



萬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  
着夫一名兩丁着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岍邊死丁  
相枕冤苦之聲號呼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  
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楊戩宴于千秋庭是夜  
月色如晝徽宗與靈素明妃三人賞月酒闌令靈素  
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着披衣而起與國師  
閒話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里若  
到廣寒宮須有一萬億如何得到靈素聞言道陛下  
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隻落于

帝前靈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靈素亦跨一隻請陛  
下合眼喝聲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昇不多  
時教天子開眼時過一大門樓但冷光萬頃清寒襲  
人徽宗與靈素前行時見一大樹清陰密合見二人  
于清光之下對坐奕棋一人穿紅一人穿皂分南北  
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勅教咱兩箇奕棋若勝  
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穿  
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懨懨往  
南而行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棋子

天帝豈令人  
以奕賭天下  
耶蓋世局之  
喻示幻夢中  
以儆君邪也



棋盤徽宗使靈素問道早來那兩箇奕棋是甚人神  
人答曰那穿紅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  
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  
也言罷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無心遊賞月  
宮悶悶不悅信步開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有天  
丁守御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  
之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靈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  
鸞欲離天闕忽值一人松形鶴體頭頂七星冠脚着  
雲根履身披綠羅裳手持着寶劍迎頭而來徽宗見

當時真正得  
道者徐知常  
張天覺二人  
而已

了思想這人好面熟欲待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  
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虜猶  
自聽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戀不得皇宮內苑寵不  
得皓齒朱顏虐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  
國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只一  
推林靈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  
性命如何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驚覺來說得渾身冷



靈素胡說

真是處堂燕雀

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懼而覺天子曰其夢差異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盡信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與廢分已定蓋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此何謂也靈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為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已儒以孔子為宗道以老子為宗釋以釋迦為宗孔子之道垂法萬世蓋曾問道于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傅

宣和二年曾  
有此舉以金  
山僧顯化而  
止今以靈素  
用事復行之  
想魔亦自  
有氣運即我  
佛亦無如之  
何也

奕曾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苟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為害道今縱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寺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為尊者和尚改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疎放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前令眾當時勅天下依准靈素所奏奉行



亦是異事

五臺山寺長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河峴上，手中拿着箇小紅葫蘆兒，往汴河中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麼東西，只見就那汴河峴上，起一陣狂風，俄刻之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轟雷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厭厭地長上峴來，排峴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卽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大驚，詔宣林靈素至，天子問

林靈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靈素奏道：「請我王同上城看水去來。」徽宗同文武官僚離了朝廷，一徑到城上看那水去，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和天滾，萬派洪波動地來，灑灑的浸到半城，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覷林靈素問道：「卿有何法可以退水？」靈素登城治水，勅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小童再把葫蘆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平



城徽宗出黃榜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榜文收了有  
看榜大使卽時同行童來城上見天子天子見道爾  
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俺師父善治  
此水天子見說便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卽時教  
宣至天子也不問抗勅之罪卽與赦宥教治水去僧  
人旣見免其罪犯卽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把  
行童只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却見  
行童在波心中湧出半截身體一隻手把箇紅葫蘆  
一隻手拍着葫蘆口道業畜不要作怪收來收來不  
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  
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二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詭  
朕交金瓜簇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正欲  
擒那僧人則見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亮一  
聲見僧人騰空而去立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  
之君看看被擄猶自不省見虛空中滴溜溜遺下一  
幅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  
語云

尼父金僊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宣和遺事 卷一  
若還盡悟無生法

總在靈山一會中

又云

道君好道寵林靈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看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擁從天子，迴駕林靈素爲見退水不及五臺山僧人靈驗，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勅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溫州，營建青牛觀，脩真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臺奏林靈

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日携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溫州居住，靈素至溫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携遺表一通，見溫守閻丘顛，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托觀主藏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罄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柩我棺出城南山，遇地坼處卽吉穴也。可就坼處掘深五



尺見龜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捍棺木  
 出所分付葬地果然地自坼裂掘深數尺不見龜蛇  
 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  
 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温州監伐靈素之  
 墓不知所在命遂寢○是年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  
 事且謂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虛度且如一年之  
 內

春乘寶馬芳徑閑遊

夏泛畫船長湖恣賞

秋辰採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爐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尚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箇  
 風流快活的官家眼見得帝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  
 每年正月十五日慶賞元宵各處張燈結綵州裏底  
 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鼇山此乃與民同樂之常規  
 也惟有宣和六年為甚從臘月初一日放燈始直接  
 到新年正月十五夜燈火不絕蓋恐正月十五日陰  
 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有一篇詞名  
 曰賀聖朝為證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杳國泰民安謾說堯舜

據本傳政和六年已有先賞之事或者宣和六年燈事增盛耳



禹湯好，萬民翹望，景龍門上，鳳燭龍燈相照，聽教坊雜劇聲喧笑，藝人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艮嶽傍邊，竹林深處，勝游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預拚歡樂，恐後月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鼇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鼇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箇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着一箇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

四尺，金書八箇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那綵山極是華麗，這綵嶺直趨禁闕春臺，仰捧端門，梨園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欄中，百萬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玄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燈，展了十七八兩



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昔人有隻小詞兒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動飛塵，香飄繡  
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  
街。逐鼓通宵，華燈竟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  
繩上，飛下一箇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  
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  
着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頭上  
盡戴着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鼇山下看燈，却去宣

德門直上，有三四箇貴官，金撚線幘頭，舒角紫羅袍，  
窄袖簇花，那三四箇貴官，姓甚名誰。

楊戩

王仁

何霍

六黃太尉

這四箇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錢，那  
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序，鼇山高聳翠，對端  
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僊宮，乍臨凡世。○恩露勻  
施，凭御欄，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民搶攘難  
平治，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何說  
御前爭搶亦  
是咎徵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遍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廂有二十四箇內等子守着喝道一人只許飲一杯有光祿司人把着金卮勸酒真箇是金杯內酒凝琥珀玉觥裏香勝龍涎一似

蟠桃宴罷流瓊液 勅賜流霞賞萬民

那看燈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

脫銀袍

濟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支散齊逐隊旋溫來喫得過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猶然遞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蹀上弄交番廝替告官裏迤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背帶頭巾窄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綃金裹肚粧着神僊佳人却是戴驪扇冠兒插禁苑瑤花星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春桃鬪艷對伴的似臨溪雙



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那遊賞之際、肩兒厮握手、兒厮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有詩爲證

太平時節喜無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來風

是夜、鼇山脚下、人叢鬧裏、忽見一箇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袖裏、喫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拿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閣門舍人、具將偷金盞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婿同到鼇

山下看燈、人鬧裏與夫相失、蒙皇帝賜酒、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爲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盃歸家、與公婆爲照、臣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鷓鴣天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携手至端門、貪觀鶴降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却羣。○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飲、臉生春、歸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盃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構此詞、來騙陛下金盞、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



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一詞。婦人請命題，準聖旨，令將金盞爲題，念奴嬌爲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華燈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艷奇絕。鳳燭交光，銀燈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處，萬民瞻仰，宮闕。臣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携手，共賞元宵節。悞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盃，滿設量窄。從來紅凝粉面，未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未見二字或作歸去

何說

此太祖太宗之靈使之也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燈已罷，是時開封府尹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盡押在幕次決斷。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樓上下覷西觀，斷決公事。衆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跳身出來，以手畫簾，出指斥至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于觀下，令有司拷問。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實情。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轡，血肉狼籍，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罷



一夕之歡，真箇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于此。

世之論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真，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毅，這箇未是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釁，攻之宜也。女真以方張之勢，斃垂亡之遼，他日必與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祖太宗

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毅舉平州來歸，則撫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于女真者，不在乎此。蓋女真初未知中國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海屢至，每爲其酋所辱，則取輕于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尚兀自說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刃，怎能立國如此强大，尚有畏怕中國的意思。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尚能覆敗官



軍虜曾告馬廣道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您看  
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國之取侮于女真者不  
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真不取燕山  
不任藥師不納張毅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  
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奸  
倖之積久矣彗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  
不罷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謝  
寇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  
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無人乃使內臣奉使耶

女真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爲辭粘罕笑  
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  
而燕降至河北而軍潰至河南卽河南之戍散此  
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  
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  
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蒙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  
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  
降而豐鍾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  
必至也宣和之間使無女真之禍必有小人篡弒







